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 
第一回 假必正紅絲夙繫空門 偽妙常白首永隨學士

五百年前，預定下姻緣喜簿，任從他，貌判妍媸，難逃其數。巧妻常伴拙夫眠，美漢慣摟醜婦臥。何況是一樣好花枝，愈不錯。貴逢賤，難云禍；富逢貧，非由誤。總歸是，月老作成緣故。高堂縱有不然心，子女都毫無憎惡，又何苦去違拗天工，生嗔怒。姻緣一事，從來說是五百年前預定。不是姻緣，勉強撮合不來。果係姻緣，也再分他不開。盡有門戶高低懸絕的，並世有冤仇的，一經月老把赤繩繫定，便曲曲彎彎要走攏來，這叫做「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」。

明朝成化年間，湖廣武昌府江夏縣，有個秀才姓曾名粹，號學深。他父親曾乾吉，原是舉人，和母親莊氏只生得他一個，自然是愛如珍寶，不消說的了。

他五六歲時，有個相面的，相他後來該娶尼姑為妻，曾乾吉和莊氏都道這相士隨口噴蛆，全然不信。

那曾學深聰明絕世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十四歲入了學，十六歲就補了廩，各處都知名，曉得他是位少年才子。又且生得如傅粉何郎，異常秀美。

卻是作怪，與他論婚，再也不成。試想這樣一位潘安般的少年才子，又且父親是孝廉，家境也算厚實，難道這些揀女婿的，還不肯把女兒與他嗎？卻不是曾乾吉心裡不合式，便是事已垂成，那邊的女兒生病死了。

曾乾吉止此一子，急欲與他聯姻，見這般不湊巧，未免納悶，卻又因年未弱冠，也不十分在意。

卻說莊夫人母家在黃州，去武昌二百里，還有母親，快已七十多歲。只因路遠，自己不能時常定省，只差家下人到彼探望。

今見兒子大了，便對他道：「你外祖母處久不通音信，我在先只令下人去問候，卻不能把老人家近來底細情形告我知道。你如今今年已長成，可與我走一遭去。」

曾學深便打疊好一肩行李，叫家童阿慶挑了，來至江邊，僱了一隻小船，取路投黃州來。

到了碼頭上登了岸。阿慶是時常打發他來，認得路熟的，便一逕來到莊家。

那曾學深的外祖母是於氏，外祖莊培榮曾做過江西九江府知府，沒已多年。母舅莊德音，原任南直句容縣知縣，因告終養在家。

當下於夫人和莊德音，見曾小官人到了，合家大喜，彼此問了些近況，便喚家人打掃一間書房，令他安歇。

曾學深次日便要回家，於氏老夫人和他母舅，那裡肯放。

於氏老夫人道：「外孫，難得你到這裡，我有好些說話要問你，卻一時想不出，你且在這裡歇下半個月，才放你回去。」

曾學深只得住下。那時正是暮春天氣，黃州地面景致甚多。曾學深日裡同了表弟兄們，各處去遊玩，到晚回來，卻和於氏老夫人說些家中閒話。

從來外婆見了外孫來家，說話最多，他家有幾個菜瓶，幾個醬甕，也要問到的。這且不表。

一日，曾學深同著十二歲的小表弟，在一個顯聖庵裡遊玩。那庵是女庵，有好幾位尼姑，在內焚修。

他兩人遊玩了回來，將次到家，遇見鄰家一位張老媽媽，問他表弟道：「小官人，今日陪了曾相公，那裡頑耍？」表弟答道：「方才在顯聖庵裡。」

張媽媽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官家不會頑耍，我黃州有兩句口號道：『黃州四翠，少者為最。』怎不陪了曾相公去看看，倒到那顯聖庵裡去？」

曾學深聽了，問道：「老媽媽，怎叫做『黃州四翠，少者為最』？」

老媽媽告道：「我黃州南門外，離城五里，有個觀音庵，也是女庵，那裡有四個美貌的尼姑，因此有這句話。老身不過和小官人取笑，這地方卻是相公們遊玩不得的。」

曾學深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，聽了這話，回到外婆家裡，心中想道：既有這個去處，我明日去走一遭，卻不要同表弟兄們去才好，省得被人知道。

次日天明，吃了早膳，沒人在前，他便獨自一個，走出牆門，一逕往南城而去。問到觀音庵前，只見約十畝大的一個池，灣灣的抱著那庵。沿池都是合抱不交的柳樹，綠蔭正濃，有幾個黃鶯兒，在葉底下弄那嬌滴滴的聲音。飛下柳絮到水面上，小魚兒就來拖拖扯扯。

曾學深看了，心中悅暢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只這景致也就不同。」見那庵門閉著，便輕輕敲了兩三聲，裡邊走出個七十多歲的佛婆來，問道：「那位？」曾學深道：「是來遊玩的。」

佛婆便領他到大殿上。恰好四位尼姑在那裡做法事，都是帶髮修行的，一個個都生得標緻。一個幼年三十左右，一位在二十四五，一個二十光景，只有一位小的，分外可愛。但見：

眉似遠山銜翠，目如秋水凝神。漆般黑青絲壓鬢，雪樣白粉臉含春。櫻桃啟處，佛經卷卷出佳音；玉筍抽時，法器般般作妙響。若非劉阮山中見，定是襄王夢裡逢。

曾學深見了，不要說是消魂，連魂也都化了。等他們法事完畢，與他們逐個打了問訊，眾人都去烹茶洗盞，只留這小的在殿上陪客。見曾學深不轉眼的看他，便把頭來低了。

曾學深問他：「青春多少？」

答道：「一十六歲。」

曾學深又問他：「俗姓什麼？是何法號？」

答道：「姓陳，法名翠雲。」

曾學深便戲他道：「好奇怪，小生恰恰姓潘。」只見他玉容泛赤，立起身，漾漾地走了開去。

不多時，眾尼送出茶來，又捧出十多盤子果品來款待。

曾學深向眾尼一一問過姓名。那三十左右的答道：「貧尼叫白翠松。」指著二十四五的道：「這位梁翠柏。」又指二十歲光景的道：「這位盛翠岩。」便問：「相公高姓？」

曾學深不好說與他真名姓，便頂著上文來道：「小生姓潘。」

白翠松道：「聽相公口音，不像是這裡人氏。」

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家裡，原在武昌。因慕黃州景致，特地來游。」

眾人言來語去，卻再不見翠雲出來。曾學深忍不住，問白翠松道：「還一位小姑姑，緣何不見出來？」

白翠松笑道：「這丫頭是怕生人的，因此避過了。」

曾學深又閒話了幾句，便起身作別。白翠松和梁翠柏，兩個留道：「請在小庵奉了齋去。」曾學深推辭道：「有朋友在寓中等候，不好耽擱。」

白、梁兩尼又苦苦相留，曾學深只是要去。兩尼送他到門外，白翠松囑道：「相公倘要見翠雲這丫頭，可於明日傍晚到來。」

曾學深回到外婆處，於氏老夫人問道：「外孫，你半日在那裡，卻令人尋你不見？」

曾學深扯個謊說：「今日偶然出去，左近閒步，遇著個同學朋友，在這裡課徒，扯去閒話。因此違了慈顏。他還約明日下午，

到他館中，代他做個壽啟，卻又是沒推托的。」

於氏老夫人道：「難得你這等青年，便人人慕你才學。我聽了也快活不過。」

次日中飯後，曾學深去見外婆，只說是到朋友館中去，今夜不及回來，家裡不必等候。說罷，便又出門，望觀音庵來。

只見庵門虛掩，便推將進去，走到大殿上，白翠松和梁、盛兩尼，陸續都見過了，卻不見翠雲。

曾學深心頭惶惑，好像不見了什麼珍寶一般，卻又不好就問。眾尼當下整修蔬菜款待他。

曾學深道：「千萬不要費心，若是這般，小生就去了。」眾人不聽，卻也不見曾學深肯去。

白翠松邀他到自己房裡用齋，曾學深欲待推辭，卻被他和梁翠柏兩個攔了進去，讓他朝南坐了，白梁兩人坐在橫頭。盛翠岩卻早走了開去，再不見來。

白翠松斟酒來勸曾學深，曾學深也回敬了他兩個。

曾學深忍不住問道：「陳姑今日緣何不見？」

白翠松道：「他還怕羞，少不得要來的。」

飲了幾杯，天已漸昏，卻不見陳翠雲到來。曾學深只得起身道：「天已晚了，小生且暫別，明日再來。」

白翠松一把拖住道：「且再坐坐，我去捉這丫頭來見面便了。」曾學深便又坐下，白翠松道：「相公要見翠雲，卻要依我一件事。」

便把酒來斟下三大杯道：「要相公飲這三杯，盡了貧尼相敬意思。」

曾學深酒量本來不高，又已吃過些，有些來不得，卻因要見心上人，不敢推辭，把那三大杯飲乾，已有些醉了。

只見梁翠柏也斟上三大杯道：「請相公也收了我這點敬意。」

曾學深告道：「承梁姑美情，小生焉敢不領。但來不得那急酒，不如等見了陳始吃罷。」

梁翠柏笑道：「相公見過了這丫頭，那裡還有工夫吃我的酒。這卻定要先奉敬的。」

曾學深沒奈何，只得接來勉強吃下，不覺大醉，兩隻眼睛合下來，身子都坐不住了。

白、梁兩人便去揀了門，扶他到牀上，替他除去衣服，把他暫做了一夜《孟子》上有一妻一妾的齊人。

次日天明，都走起來。曾學深曉得他兩個的作為，是再不肯把翠雲與他見的了，便告別了要回。

白、梁兩人留道：「住在這裡，今日包你見翠雲便了。」曾學深知是哄他，便托詞道：「我日裡在此不便，不如去了，仍舊傍晚來罷。但是今晚卻要把翠雲與我見的。」便出了庵門，望外婆家裡來。

他一個瘦弱後生，被兩個壯年尼姑，纏那一夜，覺得十分疲乏，不敢再去。卻又不能忘懷那翠雲，便只說自己喜歡獨自一個閒玩，日日別了外婆和母舅出門。卻便到觀音庵左近去探望，要等白梁兩人出去了，才進去。

一日傍晚，只見白翠松和個少年出庵，一路說說笑笑去了，心下想道：他去了就好了，只梁翠柏一人，我也不怕。

即便走近庵去把門叩了兩下。卻是盛翠岩出來開門。曾學深假意問道：「眾位姑姑都在麼？」盛尼答道：「白師兄方才出門，想要明日回來；梁師兄這兩天也不在庵。」

曾學深見說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「煩姑姑領小生見陳姑一面。」

翠岩便引導他去，卻另是一所院宇。來到那房前，翠岩叫道：「翠雲，客人到了。」只聽見一「砰」的一響，翠岩微笑道：

「閉了門了。」曾學深立在窗外，意欲說話，卻礙著盛翠岩在旁，不好說得。翠岩見他這光景，便走了開去。

原來翠雲雖在這個庵裡，卻和盛翠岩都是女慕貞潔的，因此兩人最說得來。翠雲常想：自己這般美貌，在空門中怕有人欺侮，終非了局。思量擇個溫文爾雅的書生嫁他。前日在殿上見了曾學深那表人才，也頗動心。聞得翠岩說他為了自己，明日又來，卻被白梁兩人灌醉了，兩個對付他一個，心中好生不忍。

這番聽得他來，雖是把門關了，也想和他說幾句話，卻早聽見曾學深在窗外說道：「小生有句話兒，要對小姑姑講，望把門來開了。」

翠雲在窗格內張見翠岩不在，便隔窗回答道：「這裡不是郎君遊玩地方，翠松、翠柏都只借我來勾引郎君，若然再來性命不保了。小尼在這裡也非了局，原要拋去空門，做那女子從人之事。若要像白梁兩人這般行為，寧死不學他的。郎君快請回罷。」

曾學深聽了這幾句貞烈的話，越發愛慕，便又道：「小姑姑這般貞烈，難道小生敢來敗壞你名節。但小生自見了尊容，不勝企慕，既小姑姑有從人之意，小生也並未聯姻，不知可肯俯訂終身麼？」

翠雲想道：前日只見得他的相貌，今日又聽他談吐，看來不像個薄倖的。錯過了他，再要擇人，卻也難了。便接應道：「既蒙郎君垂愛，小尼情願相從。但我師父從幼撫養，甚非容易，須將五十金與他，為老病之費，小尼當在此守著郎君，望郎君勿負約也。」

原來庵內還有個老尼姑，八十多歲，病廢在牀，因此有得白翠松、梁翠柏這般放蕩。

曾學深聽見又能念他師父，不忘其本，實是個好女子，益發不捨，便道：「小生敬依尊命便了。小生倘負了小姑姑，皇天在上，他日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翠雲見他罰咒，也便立誓道：「過往神明，我陳翠雲倘背了潘郎，死就落十八層地獄。」

曾學深正要和他辯明自己的真名姓，卻見翠岩飛跑進來道：「白梁兩人，不知為什麼，都回來了。相公快到外廂去罷。不要在這裡累我和師弟受氣。」

翠雲也在房內著急，顧不得羞，開門出來道：「三師兄不要領郎君前面去，我和你送他出後門去了罷。」翠岩道：「也說得是。但你一向不慣接送的，不要破例，我自送客罷。」翠雲自覺羞澀，不由住了腳。

曾學深見生人在旁，也不好兜搭，便和翠岩出了後門，自回莊家。心中想道：他閉了房門，不容我見面，這是他做女人的正理。到得我訂了婚姻，聽說白、梁兩人回庵，便火急開門出來，要破例送我，這是怕我再被淫尼糾纏，致害性命的緣故。想翠岩還只猜是他怕受白、梁兩人的氣，卻那裡知道佳人愛我的意思。當夜想一回，快活一回，竟學了孟夫子的「喜而不寐」。

次日早飯後，正要再出城去，守個機會進庵，卻見家中打發人來說他父親感了時氣，病勢沉重，追他回家。

曾學深聽了著急，那裡還有心情尋花問柳。便連忙收拾行李，別了外婆、母舅，星夜趕回家中。走進去看他父親時，已自不能開口。見兒子到面前。只垂下兩行的淚。曾學深心如刀割，此時正是中午。守到黃昏時分，曾乾吉竟赴了修文之召。

曾學深放聲大哭一場，便料理殯殮，設了靈座，和母親在家守孝，這是不消說得的。

日月如梭，早已斷七。曾學深哀傷漸減，便就想起翠雲在觀音庵，和白、梁兩個妖尼同住，想他度日如年，在那裡，我怎的作早弄他出來才好。原來莊夫人治家極嚴，曾學深有這心事，卻不敢令母親知道。就是日常用的銀錢，打從曾乾吉在日，便是莊夫人一人經手，因此連這五十兩頭，要曾學深拿出來，也覺費力。

他正日日在家納悶，卻又有那班貪到手媒金的，與他作對，要替他作代。去對莊夫人說。莊夫人和兒子商量。

曾學深不敢說出觀音庵的事來，但道：「孩兒尚在服中，如何好議親。」莊夫人也就把他話來回覆那做媒的。

可笑那做媒的，利心重了，回頭不去，卻又對莊夫人說：「夫人只此一子，聯姻如何遲得。況現在不過說定一句，行盤送盒，原可等到除靈後的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喚曾學深來，說與他知。曾學深道：「總要除了服做的事，卻何苦多今日這番周折。母親還是回頭的是。」

莊夫人不覺焦躁起來道：「起先我只道就要行聘，因此躊躇，怕有不便。如今不過先走一句，原等到服滿行禮，這也算極妥的了。你卻又道多什麼周折，難道我做娘的，出不得一分主意麼？」

曾學深見母親動氣，便又轉一肩道：「不是孩兒不依母親吩咐，卻因另有一段情節。孩兒前日在黃州，外祖母要與孩兒聯姻陳姓，實係孩兒所願。適值父親病重，追了孩兒回家。初喪時節，孩兒那裡還說這話，就是方才有人來作伐，母親喚孩兒商議，孩兒總因這件事不是此時說的，因此未曾告訴母親。既然母親急欲定奪孩兒姻事時，孩兒意思，要再往黃州探聽消息，倘或那邊不諧，便再議婚，母親道是何如？」

莊夫人道：「也罷，既是如此，我也正要遣人望你外祖母，你可即日就與我黃州去，卻等你外婆定奪姻事。」

曾學深見說大喜，即便把行裝收拾起來，卻又躊躇道：「沒有那五十兩頭，空手如何做得成事。」便對他母親道：「母親，萬一那邊成得來，外祖母要就那邊纏了紅，也未可知。帶得些銀兩才好。」莊夫人道：「拿多少去呢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孩兒意思，帶一百兩在身邊，可以省得些，原拿了回來的。」

莊夫人便去取了銀子，遞與曾學深道：「銀子自拿去，倘成功得來，對你外祖母說，可以等到除了服，纏紅為妙。」曾學深道：「孩兒曉得。」

接了銀子，便又叫阿慶跟著，僱只船，來到黃州。心中想道：我若先到外祖母處，卻有許多不便。不如先去會了翠雲，見機行事的好。便把銀子揣在懷裡，叮囑阿慶：「且在船中守候，我上岸去走走，才回來帶了你莊家去。」阿慶答應了「曉得」。那曾學深獨自一個來到觀音庵前。

此時已是深秋天氣，沿池的楊柳，都已枯黃，一陣風來，那些葉兒漸漸霎霎亂卷，池裡水也褪得見底，庵門卻開著。曾學深步入去，但見滿庭荒草，有二尺多長，來到殿上，不見半個人影，也沒有桌兒凳兒；佛台上灰塵，積有三寸。心中想道：「好作怪，我半年不到此，怎就這般光景？」便又尋到翠雲住的地方來。卻見他做房的那間門都沒有了，走進去時，撲面的都是那蜘蛛絲。曾學深此時好不心酸，卻不知道是甚來由。要尋個人問問，直尋到廚房下，見一七十多歲的佛婆擦著昏花眼兒，在那裡縫他這領破棉襖。

曾學深忙問道：「佛婆，為何你庵裡弄得這個樣子，眾位姑姑何處去了？」佛婆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姓曾，是來尋陳姑姑的。他如今在那裡？」

佛婆去撥條板凳來道：「相公坐了，待老身告訴你聽。先前我庵裡有五位師父，今年五月內，老師父去世了，那四位都是他徒弟。一位姓白的，和一位姓梁的，都還俗嫁人去了。」

曾學深接口問道：「那陳姑呢？」佛婆道：「他卻有志氣，見老師父死了，白、梁兩個又還了俗，便和個盛師父，與他一般冰清玉潔的，商量道：『我兩個這裡住不得了，不如另尋個地方修行去罷。』」

曾學深道：「他卻往何處修行呢？」

佛婆道：「聞得他在城北，不知什麼庵觀裡。那姓盛的，卻全沒有下落。他們都去了，只剩老身一人在此。這庵裡並沒田產，常住裡東西又被白、梁兩個拿完了，老身又是七十開外的人，看管不來，因此弄得這樣荒涼。」

曾學深聽了，想道：「他既曉得在城北，卻又不知道在什麼庵觀裡，這怎麼處？」便又問道：「佛婆，你不曉得陳姑在城北什麼庵觀裡，可另有曉得的人麼？」

佛婆道：「老身也不過是他臨去的時節聽得自言自語，說是往城北，卻不曉得可另有人知道他的。」

曾學深見說，別了佛婆，走出山門，來到停船的地方，叫阿慶搬起行李，尋個飯店歇下。對阿慶道：「你看守著行李，我不能夠就到莊家，另有事情去辦了來。」

走出店門，竟往城北，逢著庵觀，便行打聽。一連數日，並無一絲影響。曾學深忍不住眼淚紛紛，心中想道：他既和我訂了終身，怎麼不留個口信在佛婆處，好令我知他下落。莫不是有些翻悔了？卻又想到：我前日聽他言語，是個有主意人，那有對天立誓過了，卻又變卦的理？心中疑惑不決。

沒奈何，回到飯店裡，叫阿慶挑了行李，往莊家去。

於氏老夫人和莊德音見他到來，慇懃相待，這也不表。在莊家耽擱了十來天，放心不下，每日出門去訪問，卻終沒有音耗。只得告別了回武昌。有幸而來，沒幸而去。說不盡萬種淒涼。

到了家中，莊夫人問起姻事，曾學深扯道：「母舅說陳翁有事往岳州去了，急切未能就歸，等他回來，不論成否，遣人來知會的。」莊夫人聽說，也便無話。

一歇半載，不覺早又春末夏初，是去年會翠雲的時候。莊夫人不見黃州信來，對兒子道：「你說母舅自遣人來通知，如何至今杳然？我也多年不去望你外祖母了，思量親自走遭，你可在家用心照看門戶。」

曾學深這半年，猶如小孩子不見了乳母，苦不可言，正發想再往黃州探訪，卻聽見母親說自己要去，留他在家，老大著忙，道：「母親這些小事，何必自往，不如仍令孩兒去吧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對你說的，我久不見了母親，因此要去不專為你姻事。」曾學深道：「既然母親要去，孩兒自該陪侍前往。」莊夫人道：「你也去了，這家無人，怎教我放心得下。你只依我在家的是。」曾學深是孝順的，見母親說不放心，只得歇了。

當下，莊夫人帶了幾個丫頭、僕婦，又有老家人胡贊跟了，來到黃州，拜見了於氏老夫人。母女有好幾年不見面，真個有割不斷的許多說話。

到了次日，莊夫人卻才問老夫人道：「去年外孫回家，說外祖母要替他聯姻陳宅；緣何至今並無回音？可是陳家不肯麼？」

於氏老夫人聽了茫然，搖著頭道：「並未這事。我這裡也沒有門第好好的什麼陳家，這話好奇，卻是那裡來的。」

莊夫人見說，氣忿忿道：「是了，家中有人來與他作伐，我心中已是的了，這畜生偏不願，卻把那話來哄我。還不知他是什麼心哩，好不恨。」

於氏老夫人勸道：「你且不要動氣，或者做母舅的，果有這話，也未可知。且等他回家，便知分曉。」

原來，那時莊德音有事，到九江去了，未得回來。莊夫人暫息了怒。

卻說黃州地面有座山，喚做蓮花山，山上有所觀音庵，也是女庵，那菩薩極靈。莊夫人有曾學深在身上時，許下願心，倘得生男，親自上山酬願，行許多善事。後來生下曾學深，幾次要去了願，卻因黃州府城到那裡，還有兩日之程，路遠了些；又兼莊夫人不能常來黃州，因此磋跎下了。

這番在母家，想道：如今孩兒已經長成，這願心如何再遲！便揀個日子，於氏老夫人吩咐，合家都替他吃了齋，僱幾乘轎子，抬了莊夫人，和幾個跟去的女眷。那胡贊也僱匹牲口騎了，攜帶許多齋獻福物，並些佈施尼姑的衲衣、齋糧，取路投蓮花山來。

到了山上，齋獻已畢，把佈施什物也都分發了，便打轎回家。

離山四五十里，天色卻早黑了，那邊也有一個女庵，原來莊夫人去時借宿的，便叫胡贊去叩開庵門，再行投宿。那庵內老尼接著，說了些佛門套話，送夫人到房中安歇。

莊夫人因連日路上辛苦，吩咐丫頭，拴了房門，便上牀睡覺。才合得眼，只聽見老尼來敲門。丫頭從被裡鑽出頭來，口內喃喃的怨道：「正要睡去，又來敲門。我原想庵內都是女人，房門也不消門得的，卻要人再開，真個晦氣。」起身拔去門栓，便仍舊自去睡了。

莊夫人也從睡夢中醒來，見老尼推門進房，便披衣起來，坐在牀裡，問這老姑姑：「為什麼卻還未睡？有甚話說？」

只見老尼領著個帶髮尼姑，來到牀前，那燈兒遠遠在窗邊桌上，火光下看不甚清楚。老尼指著道：「這姑姑是過往的，也因天晚，在此借宿。他聞夫人家在武昌，說有緊要話相托，來和夫人同房。夫人尚肯容納，貧尼去拿被，來安排就在這地上睡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老尼去了。

莊夫人便問那尼姑道：「姑姑寶庵何處？今往那方？卻這時候到來。」

那尼姑道：「小尼姓陳，法名翠雲，一向出家在黃州南門外觀音庵。因去年師父死了，卻依棲在法雲庵師叔王道成處。現在要往蓮花山拜佛，恰好遇著夫人。聞夫人家在武昌，卻還未曾曉得高姓。」

莊夫人道了姓氏，便又問道：「從未識面，不知有何事相托？」

原來翠雲自從師父死了，白、梁兩個都跟了人，心中自想：潘郎一去杳然，我如今斷難再住故居，只好去法雲庵依傍王道成師叔，須留個信兒，令潘郎知我下落方好。卻又想到：使不得，我的美名素著，先前倒虧白、梁兩個妖尼在前，保全了我和翠岩。如今曉得我往法雲庵，那班輕薄後生，恐怕跟尋到來囉唆，不如竟自去了，慢慢寄信去武昌通知的好。因此，他在法雲庵竟沒人曉得。那佛婆說他自言自語，要往城北什麼庵裡，也是耳聾聽錯，卻作弄曾學深在黃州瞎碰了那十多日。

他在王道成處有一年。他是個小師父，愛惜嬌養的，在別處那裡住得慣。王道成見他吃不得苦，漸漸把他待慢。冷言冷語，不知受了多少。翠雲只是含著眼淚，挨過日子。

那庵去黃州四十多里，地名寶珠村，是極幽僻處所，那裡去尋武昌便兒寄信，真個沒說處的苦。

當夜遇著夫人，倒像見了至親骨肉一般，訴說了些流離顛沛光景，道：「小尼俗家並無父母兄弟，只有一個表兄，姓潘，住在武昌，是個秀才。夫人回去，煩托子姪輩，傳個口信與他，說小尼現在黃州西去四十多里，寶珠村法雲庵內，十分伶仃孤苦，叫他早晚到來一看。」

說罷，不覺眼淚滴向莊夫人臥榻上。莊夫人道：「小姑不必悲傷，我自叫我孩兒替你寄達這話便了。但不曉得你表兄名號喚做什麼？」翠雲回答不出，只推說有多年不會，那時他還幼小，未有名號，想起來他是鬻門中人，自然問得出的。莊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替你叫人訪問便了。」當下各自安睡。

次日天色未大明，翠雲便起身，告莊夫人道：「小尼此刻就要別了夫人，往蓮花山拜佛。求夫人回去，務必寄信潘秀才，叫他作早到寶珠村法雲庵來。」莊夫人道：「小姑緣何起得這般早，我自牢牢記著你的說話便了。」翠雲千恩萬謝了，出門去。莊夫人亦自回到黃州。

又盤桓了幾日，正要打點歸家，卻值老夫人病起來，直病到了冬間，才得下牀。莊德音也回了，莊夫人方才告歸。於氏老夫人因他離家久了，也並不留。

莊夫人回到武昌進了門，便喝問曾學深道：「你說外祖母要與你對什麼陳家，又說舅舅到陳翁岳州去了，未曾關說，卻都是扯謊！你怎敢在我面前這等放肆！」

曾學深不敢則聲，莊夫人罵了一回，卻轉念道：想是前日媒婆說的那親，不中他意，因此造這假話。如今只與他尋頭好親便了。又因曾學深平日最孝，也不十分氣他，母子二人說了些閒話。

莊夫人便又問兒子：「你可曉得武昌地面，有什麼姓潘的秀才麼？」曾學深道：「母親緣何忽問這話？」莊夫人便把蓮花山還願，遇著陳翠雲的事，說與他聽。

當下曾學深喜得就如報中了狀元相似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望母親饒恕孩兒，這潘秀才就是孩兒。」

莊夫人倒呆了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曾學深便把到觀音庵遇見翠雲，後來與訂終身的事，訴說一遍，只隱過了白翠松房中一段話。

莊夫人聽了，勃然大怒，拍著桌子道：「要氣死我了！你這畜生，也是讀聖賢書的，卻如何去闖尼庵，私諧姻事，枉做了秀才，要娶尼姑做老婆！可不羞死！這樣牽頭皮的不肖，不如沒有，快與我死了罷！」罵得曾學深低了頭，氣也不敢喘。當下莊夫人惱得飯都吃不下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日起來，想道：這不肖子，我不愛惜，倒是那陳翠雲，雖然那夜燈光下看不清楚，到得明日，他又起得早了，未曾見面，聽他說話，卻十分令我哀憐。這畜生從幼，相面的說他後來要娶尼姑，想也是命中注定，倒不如與他兩人成就了罷。

便喚曾學深來，分付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我倒可憐翠雲。還是夏初托我說話，如今早又冬間，他那裡眼巴巴望你，你可打點去法雲庵走遭，只要進門後瞞著外人，不要說是尼姑便了。」

曾學深聽說大喜，即日辭了母親，叫阿慶跟著，來到黃州。僱兩匹牲口，主僕二人騎了，先問到寶珠村法雲庵來。

來到庵前，叩問進去，一個老尼接著，問道：「相公何來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姓潘，有個表妹叫陳翠雲，原是觀音庵出家的，聞目下在這裡，特從武昌來看他。」老尼道：「來遲了，三日前他另有個親眷接了去，今後是不來的了。」

曾學深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可曉得那親眷姓什麼？」老尼道：「不曉得，也不知道家在那裡。」曾學深越發著急，便又道：「聞寶庵有位姓王、法號道成的，在那裡？」老尼道：「只我便是。」

曾學深看王道成這副臉，也沒一些笑容，好似尋相罵的，欲待再考他個著實，只見他已反叉著手，走了進去。把裡面門也閉上了。

你道這是為何？原來翠雲有個舅舅，姓金，亡過多年，一向不通音問。那舅母也是莊氏，卻和曾學深母親是遠房姊妹。其日到這法雲庵來燒香，適逢眾尼出去了，只有翠雲在庵。彼此都不認得，敘述起來，才曉得是至親。

翠雲訴說落魄光景，那舅母十分不忍。便留他自己家中去。見王道成從外先歸，莊氏便指翠雲對他說：「這位是我甥女，今要帶他回去。」卻未曾通出自己姓氏住居。那王道成也不問，只說要算還了飯錢、房錢，才放去。

莊氏心中不平，對老尼道：「論你做了師叔，養這沒依靠的師姪幾時，也是該的，怎說這話！就是飯錢、房錢，他卻那裡有？且等我接了他去，我自遣人送來與你便了。」

這話也算極平正的，那老尼竟就動蠻道：「知道你和他的親是真是假，不要拐他去賣，倒在我庵裡說這假公道話。如今就算還我飯錢、房錢，也不容他去了。」

莊氏聽說，大怒，手起把老尼一掌，打得齒落血流，罵道：「你這老狗，這等放肆，你不要狗眼看人低，道我不過是個尼姑的親戚，我親戚多有為官作宰，弄得你這老狗死哩！」說罷，又要打。

卻得翠雲勸住道：「他雖衝撞舅母，甥女卻實虧他收留這幾時，看甥女面上，息了怒罷。」

莊氏方才住手，便和翠雲，同出山門而去。那老尼那敢再阻，因此又羞又惱，見曾學深也說是翠雲親眷，便連他都怪了。

曾學深不知就裡，見老尼這般慢客，好生沒趣。正在外徘徊，恰好有個四十多歲的尼姑，挽了一籃齋飯，走過庵來。曾學深忙上前，陪小心打了問訊，就問翠雲消息。

那尼姑把老尼受氣的事，述了一遍道：「那親眷的姓氏住居，實在合庵都不曉得。」

曾學深聽說，呆了半晌，心中苦道：「他既這般轉身，這裡自然不來的了。卻叫我那裡去尋好？」

沒奈何，只得離了法雲庵，也無心緒去望外祖母，一逕回家。

到家見了母親，淚如雨下。莊夫人問他時，咽住了，一句也說不出。

阿慶在旁，便把到法雲庵見那兩個尼姑的話訴與夫人聽。

莊夫人便對兒子道：「你不要悲傷，若是婚姻，少不得走攏來的。」

曾學深也不回言，只是把衣袖來拭淚，回到書房，終日呆呆地看著青天，日裡不曾開了一開口，夜間不曾合了一合眼。漸漸地茶不思，飯不想，病將起來。

光陰荏苒，冬去春回。那病竟日日見重起來，莊夫人好下心焦。正在憂兒子的病，卻又黃州打發人來，說於氏老夫人病危，追夫人去。

莊夫人越發著忙，也顧不得兒子，只囑幾個家人，好好在家伏侍，自己即便起身，前往黃州。

到得那裡，於氏老夫人已經歸天，哭了一場，城裡人家因防火害，不敢久停靈柩在家，於氏老夫人壽穴，一向就打好了的，初喪裡頭，即行出殯，莊夫人和兄弟莊德音，並那送喪的親族，到墳上安葬畢了，陸續歸家。

他姐弟兩個在後些，不意逢了大雨，傾盆般潑下來。便都到一個村裡躲雨。來至一家門首，莊德音認得也是親眷，便同了姐姐進去。

那家沒有男人，有四十來歲一個婦人，跟下些丫鬟，出來相見，禮意慇懃。莊夫人要淨手，那婦人便陪了到他房中。

卻見裡頭有位十七八歲女子，生得十二分豔冶，在那裡刺繡。

莊夫人倒吃一驚，道：「不想天底下原有這樣美人！」

你道那美人是誰？原來那家就是金家，美人就是陳翠雲，婦人是他舅母。他自從托莊夫人寄信後，日日盼望著潘郎去，久不見到，受王道成凌賤不過，只得暫到舅母家中。

舅母與他改了裝，要替他議親，他只說在觀音庵時，師父憐他空門中寂寞，欲令還俗，已曾把他許武昌潘秀才。後因師父死了，自己又行蹤不定，未曾通得音信，如何好另提親。

舅母見說，也不相強，便約明春，親送他去武昌就婚。到得春間，他舅母想了，一家都是女人，如何遠遠地到那邊去得，又憂著不曉得潘郎名號、住居，這兩日舅舅二人，正在家躊躇。

當下，莊夫人問妹子：「此位何人？」莊氏卻答道：「是王家甥女，父母早亡，寄居此間的。」

莊夫人見他嬌媚可愛，心中想道：我孩兒愛的那陳翠雲，未必有他這般美貌，倘得他做媳婦，不怕孩兒的病不好。但不曉得他可曾受聘，待我慢慢問妹子。

當下莊氏設席，款待他姐弟兩個，並留在家過夜，讓自己臥房與莊夫人安歇。

翠雲聽說莊夫人住在武昌，加意親熱，道：「我今夜來伴夫人。」莊夫人也正要和他親近，便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翠雲就端整去側首開起臥鋪來，莊夫人止住道：「暫時一夜，何苦多這番歷落。我和你同榻可好麼？又好講話。」翠雲便住了手。

當夜一老一小，說了些話，莊夫人就思量問他，可曾許人，卻又縮住了口，道他是個女兒家，我若問他，倒叫他害羞。仍待明日問他舅母罷。

翠雲卻問道：「夫人在武昌，可曉得武昌有個潘秀才麼？」夫人答道：「不曉得。」

卻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奇怪，前在蓮花山還願，遇到那尼姑，寄信武昌潘秀才。今番卻又遇著問潘秀才的。」

翠雲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去年在那個庵裡同房的，就是夫人麼？怪道依稀記得姓氏相同，那是問的得法了。今夜奉陪，不算乍會哩。」

莊夫人聽說，也吃一驚，仔細看著翠雲道：「小娘子果就是陳翠雲，不錯麼？」翠雲道：「正是。」莊夫人拍手快活道：「謝天謝地，真個說的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』，原來卻在這裡。」

翠雲聽說，不解道：「夫人緣何這般得意？」莊夫人笑道：「小娘子問的潘秀才如今有了。」翠雲忙問道：「夫人怎麼又曉得了？可知道他作何近況？」

莊夫人笑道：「小娘子你還不曉得，潘秀才卻不姓潘哩。」翠雲道：「卻姓什麼呢？」

莊夫人不好便說，只是嘻嘻地笑。翠雲滿肚狐疑，只管問夫人討個亮頭。

莊夫人才把前番還願回去，問曾學深那潘秀才，曾學深吐出真情，並打發曾學深到法雲庵尋訪不著，回家害病，這些情節細述一遍。

翠雲才曉得潘郎是假的，莊夫人就是他婆婆，不覺滿面通紅，把頭來低了。

莊夫人安慰他道：「我和你難得在此相逢，說明心事，也算經一番患難來的，不要怕羞。」便又問道：「前番你說姓陳，卻緣何又姓了王。」

翠雲答稱：「本姓是王，向因師父疼愛，從他的姓。」莊夫人笑道：「這等說，潘必正是假的，陳妙常也不是真的了。」翠雲不覺也笑起來。

莊夫人又問他幾時到這裡，幾時改這裝束，又和他商量道：「我孩兒假稱姓潘，這是要被人恥笑的，不如我明日在你舅母面前，只說曉得那潘秀才已經另娶了，卻便托你舅母作伐罷。」

當下商議妥了，天明起來，便向莊氏道達求婚之意，莊氏道：「既是潘家已另娶了，像姐姐家外甥那般少年美才，還有何話說。妹子就做媒人，到妹子家中迎娶便了。」

莊夫人聽說大喜，當日別了他舅舅，和莊德音回到城中。心中記掛兒子的病，即日起趕回家去。

一到門首，見了阿慶，便問：「大相公病勢輕些麼？」阿慶攢了眉頭答道：「這兩日十分垂危，正在這裡望夫人回來，好作主張。」夫人見說，忙走到兒子房中去。

十來日不在家，看他時，越發瘦得不堪，形也有些變了。見母親回來，也說不出一句話，只垂下兩行的淚。莊夫人見這光景，好生著急，便含淚對他道：「兒啊，陳翠雲倒尋見了，你這病卻怎麼處？」

從來說「心病還須心藥醫」，可霎作怪，只這「陳翠雲尋見了」一句，追到病人耳朵裡，就如吃了仙丹，眼睛面前一亮，口內精液頓生，便說得出句話道：「母親果然麼？」

當下伏侍的家人，都在旁道：「好了，已經三日不曾開口，今日得了這喜信，便有些生動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做娘的難道騙你。」

便坐在牀沿上，把避兩相逢並金家做媒的話，細細敘與他聽。

只見曾學深神氣漸漸活動，已經兩日只吃得口開水，這日卻便想粥湯吃。莊夫人大喜。又過幾日，見他逐漸康強。

半月後，牀中坐得起了，便對母親道：「孩兒想，孩子的病，翠雲定不放心，須遣人去通個消息才好。」

夫人笑道：「你才捨得性命，便又這般用心，我就打發人去便了。」

其時已是二月中旬，到了三月中，曾學深病已痊癒。那年五月內滿了服，莊夫人就遣人到黃州去准吉期，擇於九月二十日畢姻。

翠雲的舅母允了，卻又因路遠，要曾學深到彼就婚，曾家也是肯的。

重陽節邊，莊夫人帶同兒子，來黃州莊德音處居停。到了吉期，笙蕭鼓樂，送去成親。

合巹之後，夫妻兩個訴說別離情況，喜極了倒都掉下淚來，過了三朝，莊夫人遣人接兒子、媳婦，同回武昌。

一對佳人才子配合成雙，真乃人人稱意，個個愜心。不要說是不曉得翠雲來歷的，異常稱贊；就有幾個知他係還俗尼姑，並私訂姻親，本來也都敬他的貞潔，憐他的落魄，又喜他現在的得所。

莊夫人見人情如此，心中毫無芥蒂，又兼翠雲性情和順，十分曉得婦道，夫人益發喜歡，倒比兒子又愛惜一分。後來曾學深中了兩榜，點入翰林，直做到掌院學士。生三男一女，卻都是尼姑所出。那相面先生，可不是個活神仙。